

現在不知道這一科劃到哪裡了，總不至於跑到「非洲」去吧！

亞東太平洋司，顧名思義，有日本、韓國等大國，基本上還是以日本為主體，外交部的日語人才，咸集這裡。

國際司是很特別的一司，主管聯合國、援外事宜。一年一度重返聯合國的策劃，就出自這一司業務。自從我國經濟成就為世人刮目相看後，援外工作就做得特別出色，例如國人所熟知的農耕

隊、醫療隊，做得就非常突出，更難得的是友誼之手，深入民間。我國與沙烏地阿拉伯有正式邦交時期，幾乎無所不援，從印鈔票到戰機馳援，還有情報合作等等。

這一司，看似冷衙門，卻是外交部在建交冷落時，為國家做了不少國際外交。這一司也出了一位出色的司長，那就是新任主管「軍事外交」的國防部次長夏立言。（作者為前《中央日報》社長）

張祖詒先生來函

貴刊第143期第30頁所刊，102年10月12日國史館舉辦沈昌煥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會上，本人發言紀要，與本人實際講話內容略有出入。

按當時本人曾說：「經國先生逝世後，不久，煥公送我一雙名牌皮鞋。我問他為何送我鞋子？（因為中國人習俗送鞋有分別意含的忌諱）煥公答稱是『同步並進』之意，於是我就謹謝收下。未料當年（77年）10月，煥公辭去總統府秘書長職務，而接著第二日，我也辭副秘書長之職，倒是構成了我們『同進退』的事實。不過，實際上，我們並無所謂『同進退』的默契。」

貴刊路華平先生大作所記「煥公說我們兩人要同進退」一語，與本人所言並無差異，惟恐因本人語焉不清，或係紀錄有謬所致，惠予補正，免致誤會。

又文中所記「經國先生逝世後的第

一天，煥公請辭秘書長」一節，亦屬誤記，因煥公請辭秘書長的時間，距經國先生逝世相隔已有九個月之久，亦請一併惠予更正。至於路文所寫，我的辭職是「只是工作環境不再，難如從前了」記得十分傳神，非常感謝。

編按：經查石之瑜編著《台灣最後一位保守政治家》，沈昌煥於蔣經國逝世後一週內，即向李登輝遞出書面辭呈。九個月後，1988年10月12日，沈昌煥在國民黨中常會上提出工商業組團訪問蘇聯作商務考察乙事。他說，若考察團純是民間人士，可以拓展貿易，但當中卻有政府官員參加，違背中華民國「反共抗俄」國策。這個重大決策如何形成未在中常會討論，遂拿出蔣介石《蘇俄在中國》一書，提請討論並研究如何善後。未幾，李登輝批准九個月前沈昌煥的書面辭呈。（編輯室）

世事如棋局局新 兩岸駿馬 誰主浮沈

■鄧蔚林

且聽庶民發異聲

大陸網友轉給筆者一些披文，說把中國寫得一絲不掛，連毛爺爺看了都可能從棺中危坐而起，緊鎖雙眉，抄錄幾條，藉博讀者諸君會心莞爾：

「香港的媒體如果不報導真相就會丟飯碗，我們的媒體如果報導真相就會丟飯碗，這就叫一國兩制」。

「過個車大橋墮毀，下個雨滿城泡水，開個會全國戒備，生個病債台高壘；讀個書全家受累，眨個眼肉價飆飛；上個訪有去無回；擺個攤城管砸毀；炒個股終生後悔」。

記者：「大娘，您撿垃圾幸福嗎？」老人：「啥？」

記者提高聲音：「您幸福嗎？」老人：「我耳聾，你大聲點！」

記者聲嘶力竭：「您幸福嗎？」老人繼續：「再大聲點！」

記者無奈離去。老人自語：「早聽見了，累死你個龜孫，釣魚島和腐敗的事你不問，拎個破JB玩意滿大街問窮人幸福嗎？我83了，還撿破爛，你說我會幸福嗎？」

周立波：「美國護照寫着『不管你身在何方，美國政府都是你強大的後盾。』；在中國的護照寫着『請嚴格遵守當地的法律，並尊重那裡的風

俗習慣。』微評：美國說，出去有人欺負，招呼一聲，咱修理他！中國說，出去老實點，聽人家的話，少給老子惹麻煩！美國總統說過，我們不知道哪輛校車的孩子將來會是美國的總統，所以校車的安全性是中國的40倍！中國領導人知道，不論哪輛校車的孩子都不會是將來的主席。因為領導的孩子不會坐校車。」

「幾萬元的校車，裝60多個學生！幾十萬元的公車，裝一個領導幹部！」

「他們對醫療不重視，因為他們有高幹病房；他們對教育不重視，因為他們的孩子留洋；他們對食品安全不重視，因為他們有特供食品；他們對堵車不重視，因為他們出行有警車開道；他們對國家未來不重視，因為他們的妻兒已移民美國；他們對維穩很重視，因為他們怕失去這些！」

在台灣，民眾對馬總統的如下口頭禪不滿：「真的是這樣嗎？我是看了報紙才知道」；行政院長江宜樺，立法院三讀通過土地實價登錄的法案，也是看了報紙才知道，不得不提出覆議，讓人除了憤怒，更兼不屑。一個立法院最大黨，反應如此遲鈍，顯示黨政機器與靈活絕緣，同軌列車已脫節！

當年反共義士范園焱駕機來歸，迫